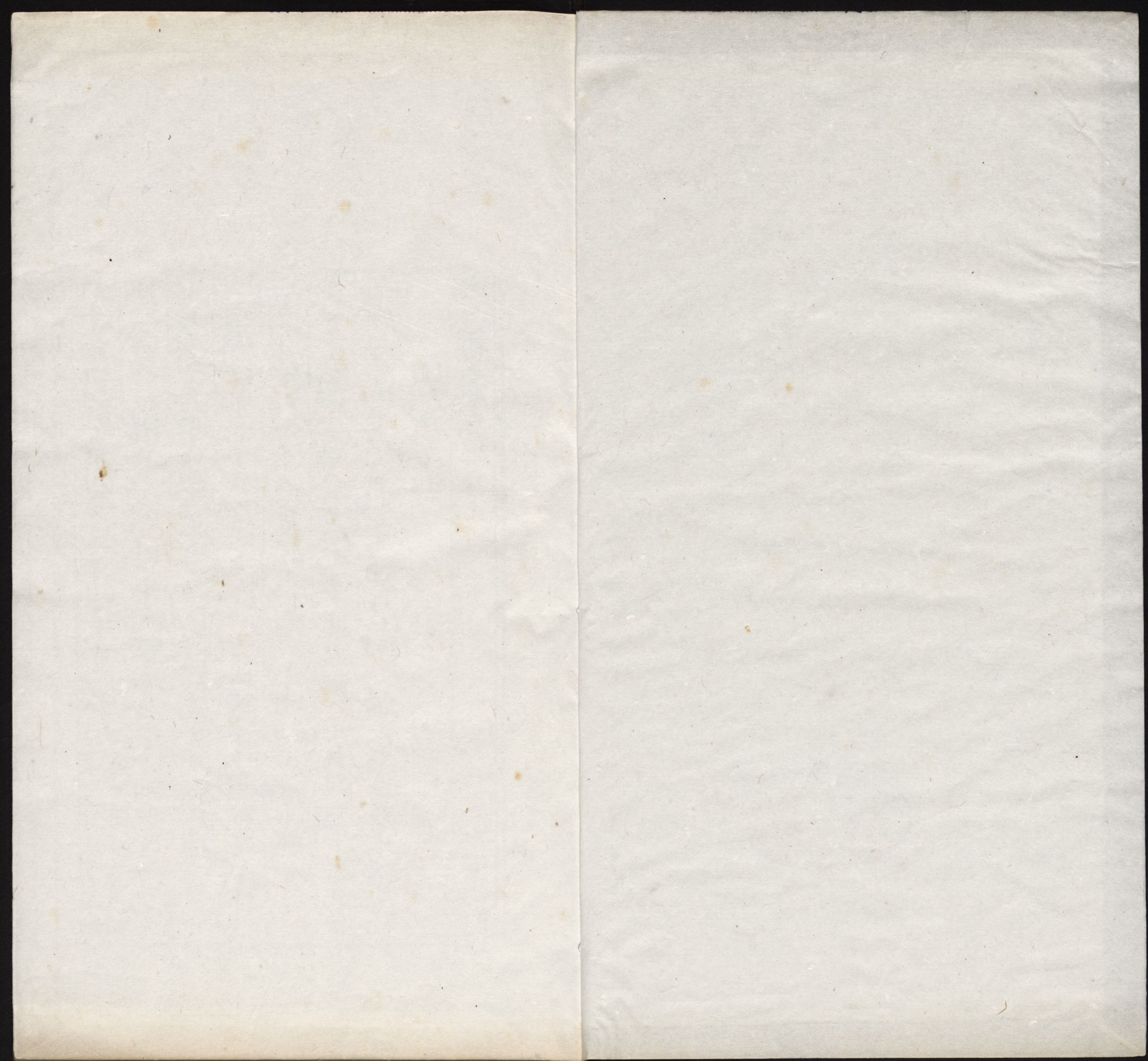


TNL 3155 / 141 / 7

2

38840





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崇禎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厘末學十年

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以崇禎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畝一分

二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厘

二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一畝二萬七千四百三十一畝

二正德十五年增三十二畝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七畝末學十年

增二百八十八畝九千八百五十四畝崇禎二十四年增二百

九十五口增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一畝崇禎二十四年增二百

崇禎二十四年增二百九十五口增二萬四千七百四十一畝

武功縣志卷之二

田賦志第四

洪武二十四年田凡一千八百九頃一畝六分七厘永樂十年
增二十四頃二畝八分弘治十五年增二十九頃三十畝一分
正德七年計一千八百六十二頃三十四畝五分七厘

正德七年一千九百七十有八口二萬七千四百三十有一

視弘治十五年戶增二十一口增二百五十七視永樂十年戶

增二百八口增九千八百五十四視洪武二十四年戶增二百

九十五口增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一視中統九年戶增九

陰陽醫戶各二樂戶九



賦弘治已上不論論今所賦者一萬七千二百二十七石八斗
二升九合九勺一抄七撮該夏七千七百二石三斗八升三合
九勺八抄七撮秋三千五百二十五石四斗四升五合九勺三
抄綿布一千三百五十四丈四尺有桑七千二百八十株
絲綿二百三十九斤二兩五錢課程鈔商稅九千四百貫二百
文酒課三百七十貫四百文水磨課六百九十一貫水磨與實
多今亡六七十年而課鈔猶存乃繼徵之其里人人不能自備
田賦庸調又安能他及此此積弊深遠民由之而不知者也
賦之外有驢馬牛結五年一易易者又五年已又代之五年
三易者賦額漸力役事無一免焉賦額力多至流

或據其業為已有不然而即張大聲執流移者懼自恐非遠遭
也故益抵僻壤有終其身不能問墳墓識田廬者矣

丁賦有戶口食鹽鈔八萬九千三百一十六貫買折銀三厘計
二百六十七兩九錢四分八厘柏子仁五十斤貝母七斤石膏
二斤葛蒲五斤瓜蒌根七斤金銀花四斤共折銀七兩綿錫羊
十隻十兩又有軍器銀四兩布價銀六兩通計二百九十四兩
九錢四分八厘而其餘歲調不與焉

賦役之事徃予不可曉也自所及見者其紛紛謬亂何可勝道
予竊傷之焉長吏乍服官政平居未嘗覘識民隱一旦據案執
筆老言豈算反覆相幻則不勝其煩懣至有舉手以付者矣豪

民巧為規避交倚貴重買官鬻吏無所不至尸以一已為昂而已
反趨低故低者益昂昂者益低愚民輾轉相慕至以為能不如
此不可以自快也此其激豈一日之漸哉
物產五穀皆美種而瓜果蔬菜亦嘉木宜桑柘榆柳椿樗桐柏
楸梓白楊竹藥梅堇花小薊甘遂地黃半夏香附車前益母薄
荷鳥獸惟所恒畜亦有狐兔鸛鵲鳩隼鵝雁燕雀然在在有之
非特產也地東南大宜木綿桑故織之業廣焉然多為細人
覬覦營利故其人反貧甚至寒不得衣世語曰物豐于所聚
利竭于所產豈不誠然乎

官師志第五

韋維字文紀進士高第高第 推武功主簿督役乾陵會城
維均力勸功人不知勞終太子 庶子與宋之間同時
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賦詩初 四道王府屬王令賓王自陳所
能不答屢為武功主簿裴行簡 管泚州辟掌書奏不應詔
安薄徐敬業敗賓王亡命不知所 之
毛若虛絳州太平人眉長覆目 性殘鷙天寶末為武功丞年六
十餘肅宗還京師擢監察御史 後又至御史中丞有罪貶官死
尉死

李愷并州文水人舉明經高第 授成安尉會母喪免自武功尉
以政尤異遷主簿京兆尹祿山 陷東京將清害之贈司徒

謚忠懿

薛播河中寶鼎人擢進士累授殿中侍御史遷武功令温敏而
裕與人交有常官至禮部侍郎卒贈本部尚書

張署貞元中舉進士傳學宏詞為校書郎尋為武功尉治有政
績擢監察御史貞元十九年貶郴州臨武令尋移江陵掾京兆

府司錄參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出為辰州刺史與韓退之同
時終河南令

陳南仲潁川人貞元十八年為武功丞邑人宜之彌為開導

姚全峽石人中書令元之孫也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

...

書監合有武功縣舊詩三十首宋張及之頌為公此是經方

縣署中 縣居詩其一 縣去京城遠為官與隱齊馬陸山鹿

作詩題其 雜野禽樓連舍惟藤架侵苔是藥畦更思橋淑夜

書因病多收 藥緣溪學釣魚養身成好事此外更空虛其二

官如馬足抵 抵是在光塵到處貧隨我終年老越人簿書銷

亦難消醉 醉歸慵開眼閑行懶繫腰移花連蝶至買石得雲

自心中樂 從他笑寂寥其五 曉鐘驚睡齋是事便相關小

新貴貧家 砧杵閑讀書多旋忘賒酒熟空還長羨劉伶醉

出世間其 六性疎常愛卧親故笑悠悠縱出多携杖因

頭上山方 覺老過寺暫忘愁三考千餘日低腰不礙休其一

至皆相笑 詩書滿卧床愛閑求病假因醉弃官方鬢髮寒

衣衫瘦漸 長自嫌多檢束不似舊來狂其八 一日看除日

瀨道心山 宜衝雪上詩好帶風吟野客嫌知印家人笑買

都隨分過 已是錯弥深其九 隣里昔相愛門開數見過

客遠夜靜 詠詩多就架題書日尋欄記藥窠到官無別事

滿庭莎其 十窮達天應與人事莫論微官從似客遠

村竟日多 無食連霄不開門齊心調筆現唯寫五千言

歸年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小故人多得路寂寥不
 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十三日出方能起寢前看
 更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岐路荒人少烟霞遠勝多同官
 引下馬上西坡其十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
 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小故人多得路寂寥不
 歸其十五誰念東山路栖守印來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
 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洞壘山高過城秋登照
 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薄籍誰能
 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賜月探支錢選往遊詩解親情推
 濕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其十八開門風雨裏茶葉與增
 客嫌孟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
 騎行祇杖藜其十九腥膻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
 雞帶雨鳴守官常因病學道別稱名少有洞中路誰能引
 其一十官名厚不計酒熟日開封借月消燈色寒天挂筆
 金時並起開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其二十一
 無事誰知我獨此移山入縣宅種竹七城牆鷺鷥遺花
 送客塞香惟愁明日上端坐定人傍其二十一門外青山

歸年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小故人多得路寂寥不
 歸不知何計是免與本心違其十三日出方能起寢前看
 更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岐路荒人少烟霞遠勝多同官
 引下馬上西坡其十四作吏荒城裏窮愁欲不勝病多唯識
 年老漸親僧夢覺空堂月詩成滿硯小故人多得路寂寥不
 歸其十五誰念東山路栖守印來何年得事盡終日逐人
 朝眉不展多病怕逢迎引水遠通洞壘山高過城秋登照
 寒雨落池聲好是吟詩夜披衣坐到明其十七薄籍誰能
 寒趁早眠每旬常乞假賜月探支錢選往遊詩解親情推
 濕身須上計終久是歸田其十八開門風雨裏茶葉與增
 客嫌孟小山翁喜枕低聽琴知道性尋藥得詩題誰更能
 騎行祇杖藜其十九腥膻都不食稍稍覺神清夜犬因風
 雞帶雨鳴守官常因病學道別稱名少有洞中路誰能引
 其一十官名厚不計酒熟日開封借月消燈色寒天挂筆
 金時並起開客數相逢舊國蕭條思青山隔幾重其二十一
 無事誰知我獨此移山入縣宅種竹七城牆鷺鷥遺花
 送客塞香惟愁明日上端坐定人傍其二十一門外青山

朝足喜登其三詩酒相牽引朝朝思不窮苔痕雪水裏春色竹
 烟中近雨綠池草催花倚樹風盡非名利事愛此少人同其四
 簾中主印更誰違有高情趁暖簾前坐尋芳樹底行土融凝野
 色水波滿池聲新覺春相泥泥來睡不輕其五疎頑無異事
 例色添年舊看藏深篋新衣薄絮綿暖風潭酒色晴日暢琴弦
 同符無辭因遊春貴在光其六看春長不足豈更覺深勞寺裏
 空林亭山中水色高懸雲輕似絮新草細如毛併起詩人思遂
 意春寒亭其七悠悠小縣吏顛雜入新年遠思遺詩惱閑情被
 春風春光遍遊人亦不穩向陽傾冷酒看影試新衣嫩樹行移
 長會語飛同來去盡夜獨吟歸其九朝朝看春色春
 色似相憐酒醒鶯啼東詩成蝶舞前摘花盈手露折竹滿庭煙
 親改多相笑疎狂似少事其十早宜還不惡行止得消遙晴野
 花侵路三版水上橋虛埃生暖色藥草長新苗看却煙光散紅
 衣弄日鶯在語迎風蝶倒飛自知疎懶性得事亦應掃其
 十二曉脫青山出閑行氣味長一瓶春酒色數頃野花香朝客
 隱羨山僧見亦狂不將童僕去恐謂損風光雪將玉簪懸
 羅半山上人家向卜居古懸眼易覺老史語多虛雨水荒荒
 溪沙柳廢樂聖朝收外用皆足天除縣中云云故經門之

蕭條竹史心
 每月眼
 進聽
 畫
 礎
 遠
 知
 木

竹
 陶
 禽
 相
 風
 時
 復
 更
 相
 異

張及舉進士為縣中丞祥符八年出為武功令有政績喜文
 學及慕姚武功之為人於是刻姚武功縣丞詩四十餘首于

石

种世衡洛陽人放兄子也初以放蔭補將作監主簿天聖中知
 武功天性嚴明政令皆緣人情本土俗凡所行先與民約度其
 可必行始布下之民以為備色也乃更求民所疾苦與祛洗之
 夏人犯邊自新平以下時被暑掠民洵洵莫能自保或欲避南
 山嶽僻中世衡集僚徃父老告曰虜所以敢凌我者徒以民未
 習戰騎射儉寡爾顧關中人何有難是者於是選其子弟可教

者數千人置標的與子弟約東射騎乃鑄金錢懸標的上令曰
中錢孔者以錢予之初三四人中錢孔各予一錢數日則三四
十人中錢孔拜踰月則數百人皆連中錢孔故當時稱武功人
無弗善射者世衡之所教也初武功人數拒吏治吏苦于追集
士衡曰官慢今易信故百姓不就此長吏之罪也我今請易之
有所呼集但以片紙榜其門曰縣追某人期某時到追者即持
所榜趨縣毋後期者其威信在人如此至今猶傳之後置制環
慶廊延邊事皆有奇績官上東梁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
成州團練使羗人朝夕哭臨者數日清澗及環人皆畫像祠之
三遷為大校治中遷武功令端重該博治有績以縣故

武功詩刻又且蝕矣迺更以石體書刻而識之

高生欲開封人為令有治績遷監御史後復長知縣事邑而

復遷御史給事中官至御史大夫

呂義山蘭谿人擢進士初為涇陽主簿遷知武功百姓親之後

遷監察御史至戶部侍郎

錢秉淮陽人知武功愛民慎訓民畏之如神明私無敢犯令者

三年卒于官

李宗大梁人舉進士為鄆澤歷岐山武功令所至有政聲後知

慶陽卒

趙茂曾洛陽人先為令遷中靖國元年知京兆府孫

更武功崇寧元年有始至官用法平恕三年治成百姓咸服

三通陽程人以仁厚治縣號為得體民樂其用修繕城郭官署石

學校不刑一人人趨事赴工唯恐有不悅也官至諫議大夫

劉幹汝陽人太觀四年知武功臨政不苟行已治事以身為先

時民感為碑見游靖碑

張山甫字子文熙寧間除武功士簿時承光庭簿萬年程治

簿數三丁者齊名關中號三傑法嚴賦千石年改武功因

亭

言志生其名世祖至元中為武功令

杜淵長安人繼王君知武功能繼成王君之事

明興有耿忠者鳳陽人長興侯從弟也洪武九年詔統鳳陽

萬餘人屯成關內而居控于武功號令嚴明士毋敢怠暇日

俗廣教民忻所與禮讓焉學校城郭皆所議置旋師之日父老

送者以數萬計民至於今猶稱之曰耿三官人云終都督合

許西子曰耿都督非武功吏以有治及武功故予得載之焉

知縣自建置初至撰志時得之于故志及父老所談說與

見者二十有七人具以所聞者稍列其行事

嚴祀鳳陽人洪武初除故志稱其臨事簡愛民誠然官署

與壇禪祠廟皆所創作草昧更章之際而能如此則可以知

志矣

賴禮南康人第進士除知武功故志稱惠焉

官廷靜樂人有明政予少時於父老聞其事實今志之矣終元
年無細過去

曹俊靜樂人父老云其行事無忝於官亦九年去

蘇孝澠池人正統時除有平政于民德之嚴公以後凡言知
縣者無以加蘇公也然善廉克己無小大無敢忽即不怒莫
無弗戚弗惠民無弗懷天順壬午卒于官卒之日百姓若喪考
妣故志載禱神事絕驗其精誠所感豈不信哉今可以附見其
微細正統甲午嘗鄉試蘇公夢神人告曰汝縣合舉二人明日

萃當試者十一人置十一闕以五花字內之曰得花者舉已而

李紀張翹得後果二子得舉

寇如圭宜賓人性剛毅明辯遇事而決無有留滯者白細民
可令耐煩如許九年致仕去民咸思之

劉志河內人為人仁厚有禮凡所施行務存長者民服其教等

忍私違也嘗值歲旱聞太白靈湫身往禱之或以山多陰氣恐

其虛憊冒寒別有他志止之不聽卒致湫來雨隨至各法其人其

所未至則絕無涓滴百姓迎勞道左以數萬計見雨來則爭以

雨具授公公麾去曰此神貺我民者我何可數易不敬九年

任去老幼婦孺哭逐扳號者不可勝數語曰民可以誠動

以詐劫其言豈不足信哉

李王 江西人

張英 沁水人

孟琰 大名人 三子者雖少不逮前數公要其無惡聲

邊鐸 藁城人 善為威儀以賊罷去

劉彝 臨山人 美儀宇治尚教士庸民敬畏之

高瑛 敏時人 爽慨明允政無冤焉

張宏 內鄉人 成化中除為政嚴毅有斷凡所約束民畏之猶

神嘗曰守令之職治民事神而已治民弗以禮教是棄民也

神不能治民者惟欲其循慢也夫刑罰以禁惡止邪或如

一 張公之事則私自譏託為政有綱紀又重張公其事
二 張公後乃以非罷去至今咸以為完成化時知縣能類名
三 張公獨有張公

一 亦人朴魯無威儀乃為百姓侮成監腫毒婦則死諸

泗水人好俠喜用計教民初亦易之然能先人急難

成化甲辰歲大飢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

告曰成化甲辰歲大飢民相食流移者十已六七潤集父老

二 潤集父老之况父老素無資蓄一旦他委溝壑何若死首

言侯平不肯或曰此不可失歡者公升止且夕倘弗利亦何侯
言侯良善無辜而死觀有以雪之今予明知其事文苟且弗矣
言侯下負無辜鬼神謂何竟坐法不少昏後所以成是
言侯之爾宋侯去後遺法故行中才之吏取而行
言侯正德十二年始盡無有矣語曰知之非艱言
之惟難行之非艱守之爲難言不誠然乎

言侯所州人弘治十二年除性淳質直而善緘默御史治兵
不責於人情之外事完令行而已中更剛正不畏強禦與
言侯不惡有長者之道焉當路者以爲才劣於縣政清
言侯言侯夫人至本朝一府後九年而有言侯

東然長者也

歐陽遠吉永人弘治十五年除能揣摩事體凡有所施行惟所
私計計定即群呼噪於前伴唯唯耳卒不以易也事小大多寡
亡有與吏一語者吏饒敏慧給辨莫能窺識所指故吏皆殊窮
浸潤者終其官雖無紀實不能鉤致一錢嘗自言曰已既不
能廉又使人分雲下氏此何爲者去之日民亦無有怨者

王志遼州人弘治十八年除尋以憂去改南鄭遷金州知州

谷鍾仁字壽卿臨穎人正德元年除有奇志喜張大炫耀凡所

施設惟恐人弗駭畢也中顧好賢樂士暇則延士大夫置酒高

會賦詩言志其樂陶陶然其意翛然非筐篋刀筆所拘繫也

論年以憂去

崔傑定州人正德四年自鳳翔永遷未幾以病罷去

劉紹字繼芳濠人端謹誠篤人也正德五年除有書于作弊紹發治之踰月書于死其家人誣以為杖死也昇其屍來請命為葬家佐怒欲治之紹不肯曰人死杖木之下者宜不少設果非病死吾為民父母何忍其死無葬也於是金予之哀矜惻怛猶數月未卒也紹在官當塗者感禮重已甚而居已治民乃一切以兵革為事又能鎮靜罔躁壬申癸酉之際蜀漢有警西征將士供億不可勝冗他縣皆先期飭備人不堪命而至多弗稱紹待其至如徐為之民不知勞而士皆稱足曰民不可先事久

一妄言十二年以病告歸小大一誠終始無媿古稱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益紹之謂也至其犯而不較毀譽不形雖故稱長厚者亦未能或之先也

孫昌字啓宗陝州弘農人正德十二年除明年有憂報至即日解印持喪然貧莫能歸昌因士大夫告巡撫公巡撫公乃移檄縣吏約為治行典史張進者陰狡無狀人也適代署縣事新與昌忌昌曰若予典史治吾事吾亡行之日也於是索其派戶來自治之或多所低昂民由是益不直昌或然言矣進又妄把持

呂至指為踈闕不得行士大夫以理喻之始已易曰苦節不可
貞有蹇屯之之際誠已難居者哉

馮璋字玉仲遂寧人正德十三年除

縣水有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丘劉琮
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年去而彥士能
禁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憾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
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
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
歸遂

通人自襄陵賈盛南陽寇銓蜀蔡華田濟項城魏信任丘劉琮
汾州呂彥士鄧州劉欽清平王江惟銓信終九年去而彥士能
禁強橫凡所施行捷於影響有憾辯人咸畏之雖廉介不足
亦一時之能吏也居三年以憂去欽繼之能道說法令有犯者
雖過誤悉按法不少貸今有劉景鈞州人正德十二年自三原
歸遂

民敬畏之及罷去猶服用如後世董廣菜城人與宋何同
時宋侯恒用之二董之後思無觀者取儀儀封人刻薄狡險
善管其民取之極骨髓及語百姓則曰吾為吏廉士大夫不知
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城隍靈當使我父子橫死同日不
踰年果父子同日死壯兵祇候侯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
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為同室者俄傳儀子死兵亟持鎖
者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目中進回安人科索歲無虛日民
不能堪也乃益恣肆不悛至長官不敢制或有所不稱數持刃
擊令丞戶兇狠百種罵令丞夜以繼日毋有倦也孫員為令時
進以私職舉發已逃去一年及覘知定受乃復來昌於其連父

且曾委曲與收俸治事及昌憂去乃更以虛妄把持昌明年滿
其行縣汰去夫進視儀其受甚不少也顧其報湯湯於儀何武
教諭有謝茂實富順人性嚴重不苟為笑語日雞鳴而起寒暑
風雨無少息是時士習尚俠重武後則多畏憚不敢肆矣
揚春安告人勤以教人而嚴以守之士畏敬感激無異存日
三文解人頗以剛毅自居然善已多疑所私比者往往陰中入
還笑文即以為謗已輒罵罵無已以此士多不直或怨憾夫
林士雲邛人勤學善教歲無暇日陳澧知縣時有所會集於佐
及諸學官或不敢正目而士雲獨易之陳亦不以為慢已也九
年致仕而去

劉相成都人性樂善喜為善事終日千萬言無倦也又善教
善教士多愛之信 漢唐府志長史

曹山字東陽蜀永縣人性敏易有學喜問辨理道教人懇懇
取惟其為名賢也言是時士習尚剛實不浮自教於曹先生
繼林劉二君而造詣更速故士益趨於學浩浩乎莫之能禦也
許西子曰曹先生時余正為生員親被其教其間特有趨先生
為知進退者亮谷兩君子又躬自督責士之趨際已過盛矣故
宜其汲汲於學也曹先生後至工部員外郎

俞鼎字伯器洛陽人能使諸生亡犯所令至號整齊六年遷
安知縣有政績尋改咸寧再遷甘肅行大僕寺丞

金嘉玉字廷獻富順人正德十二年補除

訓導李善者楚人也有盛德文藝著於今去已百年而人思之
如在後又有曲沃人因禮曲粗二子皆有令名其著於人張顯
孟人張憲沁陽人善文蜀人周吉不聞其行事故無能述焉
金鼎字大器臨汝人頗親儉公博學善辯以條理約束諸生故
諸生毋敢違者曰生齋志休休焉弗知其卑官矣

趙文樂字士英內江人性直遂周計而甘貧嗜學與暑顛沛不
少易也初來時察諸生皆可以教乃殫盡心力敢後者則痛撻之
諸生方真志縱自得故亦多心志謾趙先生者趙先生乃不嫌
其忠諫已而督書益嚴時遂庵先生以綠野書院新成去就學

者日廣方遂擇學官知無如趙先生者於是以趙先生 綠野

書院趙先生益自砥礪故諸生至今能趨向於學焉許西子曰

昔余為諸生時趙先生顧獨愛余特厚為青紫余時視科舉績
學若秋毫浮烟以趙先生為厲已也或數梗之趙先生乃遂離

視余而余亦數年不直趙先生然趙先生意在研精覃思以成
余之恢廓也顧予卒戾其指意今夷思其行事默數其所恒親

其何能彷彿趙先生孟子曰執德不固非以干祿蓋趙先生之
謂矣後趙先生遷雲夢知縣有悍民趙先生力寬徙之後竟以

其黨所陷罷去此故成敗之際何可論趙先生也

陳厚字熙載合州人承諸先生之後其學又富贍可師也故諸

生咸愛敬之其同時有王廷鳳宜陽人後又有建昌李咸蔚州
張仁然安能若陳先生者今有楊錦榮河人

醫雖小道然有足觀者其表表然顯名于時者扁鵲倉公列諸
遷史况郡縣乎今得其二人附以自之宋楊琪長安人以名醫
召入太醫院授武功醫學訓科診治殊驗所著有傷寒撮要針
灸詳說行於世康佐余從祖也以醫推擇為訓科善方脉能治
病者踰年決死生歷千百人亡一謬者有醫問三卷雜治畧五

卷診法一卷

武功縣志卷之二

